

79 T 9117/2143

西
列
全
集

新
出
各
書

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1 1937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行



勝朝彤史拾遺記

六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曆二十九年冊為皇

太子妃生皇一女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

四十八年九月進諡恭靖懿溫惠元妃熹宗即位

十一月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

皇后遷葬慶陵主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

子振明襲

傅光遇時嘉較
注 煜寓昭較

王皇后者熹宗生母也順天人初入東宮為選侍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熹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諧天鞠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為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崇禎末殉難

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

一作應槐

誤應元號思槐

母徐媪初入太子宫為淑女萬曆三十八年

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于西山

愍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田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異數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

間名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
 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
 髣髴為圖圖成敕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
 親跪午門迎之既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
 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為之雨泣六
 宮皆泣原評曰聖主痛心事偏摩寫瑣屑乃爾猶記瀛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難窮慈容不闕
 上揮涕慰勞即以所圖四軸賜其一令供于家及國
 破文炳率家人環哭于孝純像前閉門自焚凡死者
 四十人乃加傳懿妃封號賞賚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
 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既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祐當憂
 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臣奉冊寶以進上以手拭

淚歔歔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
 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
 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殿名輔臣及禮部
 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
 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德懿熙仁四祖外加
 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
 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即宮中奉先
 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入者而
 前此七位尚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璟
 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

盍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尚
 有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
 規制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
 曰太廟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
 可以恢拓朕欲將祧廟之主祫祀奉先未審可否德
 璟曰大祫之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
 之主竝入奉先終恐陔耳上曰奉先殿中已現有繼
 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璟曰此萬曆初始增入非舊
 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
 太后而孝肅孝惠亦竝祀之嘉靖中遷三主祔陵廟

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
 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萬曆三年即奉孝恪孝
 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
 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定禮則諸殿沿革
 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為較便德璟
 曰善于是闢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
 城戒嚴文炳文燿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遷不
 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附馬都尉鞏永固使護行文
 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
 搏賊皆相向哭既而城陷文炳文燿闔門死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卽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卽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煖閣憑几諭曰李選侍夙保震器撫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

人大與未竣俟四大禮舉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興焉熹宗卽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覲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赧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言每

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歲鸞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謠誣實未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憲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冲齡登極仰庇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譌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

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

在體國為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
 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
 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
 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
 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
 住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
 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
 疎自有分別原評曰西晉後多此等文字諸所行事朕曾祕諭閣
 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
 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

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
 娥說話如有即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
 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
 過計藉為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
 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
 可不聞乎邇來各官不為聖母只為選侍失其輕重
 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
 則忌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
 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
 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

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啓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渴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懼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昂然肆辨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罪姑著照原揭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

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姑從輕削籍永不叙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尚無畸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選侍故有是論而其旣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羣小念移宮之名正不足以

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縱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名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牘朕心補封于後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况與魏大中周朝瑞袁

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影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

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
 違者治以妖言惑眾之罪特諭由此瑞難大起而國
 運隨之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
 早寒霜甫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為選侍當封相
 顧賀而其後闖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
 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
 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
 天啓元年二月冊封莊妃客魏用事妃持正牴牾凡
 宮中禮數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為

承奉正每謁妃稟慢不以禮嘗在妃前笞宮使鴟肆

無忌妃以負氣薨原評曰此時宮闈極饒氣節如莊

林過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

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

囑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

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至是泣曰吾不能奉

侍王矣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

成棟官給田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即位

後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

西向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答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朝天啓

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

啓元年四月冊為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顛倒舊章為言蓋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魏大恨遂于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已女也罔上大不道上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逐宮人異已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脅痛假按摩陰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

于宮門列忠賢逆狀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為而逆黨邵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劉知選偵知之首上疏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時奄方叵測左右窺伺者皆其黨后豫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及卽位猶從戚畹家取積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乃召還戚臣張國紀于河北慰之而論知選夢環以謀

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周嘉請上后徽號時國用日匱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嘉有所授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尚有家可居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言延儒罔上事周后聞以聞上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遽已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富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自縊死

裕祀張氏有嚴性不為客魏用客魏惡之會妃已有身鋪宮鷹用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

旨閉釐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妃力疾匍匐啗簷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啓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待上寢從容為慧妃乞憐

原評曰事甚可感此一段亦殊勝褚先生

文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

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之幸妃故鑒裕妃事預蓄乾食藏旣間半月得不死後乃斥為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饜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即皇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瑞福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襄嬪恪嬪皆禁居乾西崇禎初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擅嘗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為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

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愍皇帝朝

崇禎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

奎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顧性貞靜

居平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邸妃以後進故事宮中

凡選婚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選皇太后幕

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

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

寶而中宮之政悉稟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

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

大耶因冊為信王妃上即位立為皇后以后父奎為

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督同知既而封奎嘉定伯后
 家本節嗇而入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為外
 家乞恩澤即歲時大臣令婦入朝賀亦賞資必以禮
 時天下飢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
 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白宮中
 舊戲以及民間鬻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
 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奉取時事
 諧諛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
 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
 是日遂罷戲

原評曰后語只三字而仁心靜質上薄
 滅言嗇事種種聖德無一不見

于聲色宮中不兼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
 倨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當詣坤寧宮朝
 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即入又不令傳免久之
 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為貴妃即傳入相見且故
 為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
 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
 別為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什
 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襜賜后且
 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啓
 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

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已也。而泣欲太子為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曆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為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昭妃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栲栳。躬

聞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埃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

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北人呼多為多著。

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尚可磨耗。不

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

歸為后言。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

體瘁。具酒餼為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

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

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為解菜者。上勿卻也。上

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為此。豈亦有所

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尚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再拜舉筓相向哭淚溢盤榻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既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后卽于上前再拜自經死清兵定京師

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思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佑居揚州父弘遇以奢自豪生妃而嬾妍揚故多術女習伎能弘遇娶之爲後妻教妃鼓琴天啓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時同冊者爲袁氏淑妃禮妃父弘遇授遊擊將軍錦衣衛指揮淑妃父佑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並冊居東西宮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爲皇貴妃貴妃體潔有蘅蕪香雖盛暑無汗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顧敏慧善伺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

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
 他節請名母入乘間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
 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攏每以
 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却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間宮
 衣用紗縠襪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畫然上冠
 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
 于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縷金匝匝雖烜麗而
 炬不外達妃乃刻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
 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嘗厭宮闈過高迴崇杠大
 牖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為低檻曲楯蔽以敝榻雜

採揚州諸什器牀簟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累石為
 洞蒔花藥每張幄坐其傍曰翫月臺又以永巷接宮
 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為蔭薄夾棕葉覆之
 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便故上亦聽
 之且嘗去小黃門之舁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
 有禮原評曰雜敘妃工巧變儀法處一往有特色特妃頗干預每見上輒為
 外家乞恩澤而弘遇以妃故宮左都督交游結納極
 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相造請每以外情輸
 宮禁上頗厭之先是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
 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宮婢齊

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官出採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構后，故上快。快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入不食，妃叩之。上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孰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摘妃冠斥妃。啓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薨于啓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啓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訐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

地外精鏤，環寶累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昂同辭為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為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慧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為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即慈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諡曰悼靈王。而武清竟免。後上至妃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間傷懷。

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詘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噶噶以河南為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起其後妃居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兄弟為囑上雅知妃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妃以十五年七月薨諡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其後上與后亦就其地墓稱思陵焉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答應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

欲多宮寵每有選淑可承侍者于乾清宮傍室更名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賊入宮女子共奔入乾西闔戶自焚死

昭仁宮宮婢費氏為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刃舂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剄臨剄曰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時諸宮宮人多殉者不得其姓氏

附
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
彤史拾遺記

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
 六局二女充之上一初以所設過多更令裁定既而
 倣唐制仍設六局二尚宮二外加宮正一司名
 六局一司六局者一日尚宮二尚儀二尚禮儀
 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二日尚儀二尚禮儀
 起居統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三日尚服二人
 掌內服統司寶司衣司醞司藥司供之事四日尚食二人
 人掌內膳統司饌司與司苑司燈之事五日尚寢
 功一人掌燕寢統司設司與司苑司燈之事六日尚
 司者曰宮正一人掌戒令責罰統司正之事有佐
 有史其六尚一正秩皆正六品
 六尚女職取良家寡婦及幼女之知書者充之或
 幼女不知書有聰慧者送內書館教習
 宮人知書先授女秀才以次升女史女官正司六
 局掌印凡聖母后妃禮儀等事用女秀才為引禮
 贊禮官
 六尚所需大小衣食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
 自尚宮取旨署牒送尚寶司用印內使監覆奏移

部取給若尚宮不及奏內使監不覆奏輒領于
 者論死或以私書出外罪如之
 其父二年令大局官服勞既久或五載六載許歸
 者聽其在宮闈有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九十四條

西河合集

武宗外紀目

卷全

九十四條

武宗外紀

一、武宗皇帝...
 二、武宗皇帝...
 三、武宗皇帝...
 四、武宗皇帝...
 五、武宗皇帝...
 六、武宗皇帝...
 七、武宗皇帝...
 八、武宗皇帝...
 九、武宗皇帝...
 十、武宗皇帝...
 十一、武宗皇帝...
 十二、武宗皇帝...
 十三、武宗皇帝...
 十四、武宗皇帝...
 十五、武宗皇帝...
 十六、武宗皇帝...
 十七、武宗皇帝...
 十八、武宗皇帝...
 十九、武宗皇帝...
 二十、武宗皇帝...
 二十一、武宗皇帝...
 二十二、武宗皇帝...
 二十三、武宗皇帝...
 二十四、武宗皇帝...
 二十五、武宗皇帝...
 二十六、武宗皇帝...
 二十七、武宗皇帝...
 二十八、武宗皇帝...
 二十九、武宗皇帝...
 三十、武宗皇帝...
 三十一、武宗皇帝...
 三十二、武宗皇帝...
 三十三、武宗皇帝...
 三十四、武宗皇帝...
 三十五、武宗皇帝...
 三十六、武宗皇帝...
 三十七、武宗皇帝...
 三十八、武宗皇帝...
 三十九、武宗皇帝...
 四十、武宗皇帝...
 四十一、武宗皇帝...
 四十二、武宗皇帝...
 四十三、武宗皇帝...
 四十四、武宗皇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僧彌 稿

周崧層巖 陶賓仲玉 較

武宗外紀

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為之也夫漢武外傳

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

以為外曰以予觀于同館之為史者其為武宗紀

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

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

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

曰外紀然而不比次以成文者曰以實事而比次之卽本紀也豈敢復爲本紀哉因錯雜記之亦曰身受史職庶以比當日之記注云爾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

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獨后出且所生辰枝爲中西戌亥連若貫珠粹質比冰玉神彩煥發自少舉止非常兩歲卽冊立爲皇太子孝宗愛之

初武成中衛軍卒鄭旺有女名王女兒幼鬻之高通

政家被選入內有年矣至是旺陰結內使劉山水自通山給云周太后宮鄭金蓮卽若女也東宮實所生而后攘之汝知之乎既而語浸播上聞大怒立磔山于市旺亦論死尋赦免後浮言籍籍有京城王璽者藏旺爲居貨蜚語皇惑竟言皇太子非后生者然其事終不實下刑部鞠治各正法去

皇太子出閣諸儒臣更番進講讀晨起坐講席輒移時至午又然每講容色莊謹端目若領會未嘗少肆講官退必張拱致敬作揖送狀次日掩卷誦所授書甚習不數日翰林春坊之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

偶以他故不至必顧問左右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耶當輟朝之日學士有誤束花帶入者顧之私謂左右曰儻在朝班必以失儀爲御史所糾矣其類如此孝宗數幸春坊問所業太子率宮僚趨走迎送閑于禮節每問親安視僖恭而有愉色所至游幸必陪侍有所見必隨事啓迪爲學之暇或聞其頗好騎射以爲克諧戎兵亦安不忘危之意勿之禁也

十五歲卽位明年改元行大婚禮宣制選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女冊爲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上一切行禮祭后受賀

曲中儀法觀者稱之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嘗游寶和店令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住永巷賣酒家也箏箏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

于其中。雜出牽衣。蠶簇而入。獲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鷓馬。鬪鷄。逐犬。所至環集。且實宮人于勾欄。扮演。侑酒。醉即宿其處。如是累日。

乃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構院。築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櫺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處。既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祇候。羣小見幸者。皆集于此。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替潤而差。祭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

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爲不足。乃諷上請名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觀舞。酒酣呼永使。即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名。永詐匿其女。餽隣人白回子女。克名以入。上以爲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回回進女。你兒干。上稱豹房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愬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者。承應不均。

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承應。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續食。及到京。留其技精者。給與口糧。敕工部相地。給房室。大小有差。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有旨勉起。供職未幾。卽陞爲奉蠶。以寵之。

上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乃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師。刺麻札竹爲左覺義。倫竹堅叅爲都綱。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捨刺札俱爲法王。刺麻捨列星吉佛子也。失短竹爲

禪師。大能仁寺刺麻領占播爲都綱。以後累有陞授。如遷官然。

七年楊一清疏曰。龍輿嘗幸豹房。駐宿不去。至後苑訓練戎兵。鼓砲之聲震駭城市。

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諸樂所用器物。

上自卽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至九年寧王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掛。其燈製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延軒間依欄設氈。幙而貯火藥于其中。偶勿戒。遂延

燒宮殿自二漏至明乾清以內皆灰燼矣當火勢盛時上猶往豹房看視回顧光燄烘烘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爲尼者上作剃度師親爲說法置番經殿中

敕陝西進上用鋪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令鎮巡等官太監廖堂都御史陳壽依式桿造凡重門堂廡庖廡溷偏及戶牖樁檝影壁圍幕地衣之類皆具且有壇內游幸出哨趕聲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自後上出郊祀皆御帳房不復宿齋宮矣

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本烏思藏使也上留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失爲正副使還居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兩人請國師誥命及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議尙書劉春執不可且謂阻壞茶法騷擾行路大不便但令給誥敕去是時上誦習番經心皈其教嘗被番僧服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並左右侍作沙門弟子至是乘傳歸輜重相屬所過煩費行道避之無貴賤稱國師焉大護國保安寺大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墓禮部執奏無例上特許之令工

部給葬銀二千兩。先是烏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國人謂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賚送番供以珠琲爲幡旛，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乃議倣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共給長蘆兩淮課鹽七萬餘引，以應用。水衡度支爲之一空。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

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比之團營。後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場，別爲部署東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周者嘗以罪坐謫，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益以劉暉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領闈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譟火礮之聲達于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牆，間上親閱之。其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于上市，非細民無

不倣其製號時世裝兩廳諸領軍則于遮陽帽上拖
靛染天鵝羽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尙書王
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矜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
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
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
顏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
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瑞皆呼昂爲舅賜第太
平倉東熏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
十月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名昂妾昂以妾

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十二年上祀南郊畢卽往南海子縱獵文武大臣扈

從者不許入及晡始傳旨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

夜半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乃以所獲麋

麇鹿兔賜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官而于是有巡行之

事

七月上私幸南海子西行經畏吾村大佛寺以臨西

山

八月朔上微服從得勝門出幸昌平州閣臣以下皆
追至沙河䟽請還宮不納科道交章諫亦不報九月

遂駐蹕宣府時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上居之樂遂忘歸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卽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居民苦之至有陰賂彬求免者後軍士樵蕪不繼至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先是上在陽和時西部五萬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諸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將軍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延綏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鹵遊擊周政

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十月寇分道南下營于孫天堡諸處勛輓鈺鎮率所部禦之上命春澤往爲之援政巒及大同右衛叅將麻循平鹵城叅將高時尾其後又急調宣府總兵朱振叅將左欽都勲龐隆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叅將江桓張昇爲之策應越數日勛遇寇于綉女村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輓鈺鎮與勛復遇寇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薄暮寇傍東山去旣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巒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遇寇澗子村大戰時

滓春政時循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
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
朱彬及振杰玉欽勲英雄隆叅將鄭驃等兵自陽和
來援衆殊死戰寇稍却諸軍乃合會日暮卽其地爲
營乘輿止焉明日寇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
酉戰至百餘合寇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
追至平鹵朔州等邊上復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
軍亦疲困遂還勛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瓚以捷聞于
朝是役也殺鹵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
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無何邊寇復犯暖泉溝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寇
退還駐蹕大同左衛城旣而寇復入玉林城西及答
兒庄三家川青山諸處上命大同諸將各按次防禦
而令巡撫胡瓚鎮守太監馬錫嚴爲之備
時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返

是年冬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百戲別飾大車數十
輛雜坐僧人婦女于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
如僧數懸毬于車蓋而敝僧頭以當之車旣馳則頭
與毬觸上視大笑以爲樂

十三年正月車駕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襪大帽鸞帶且賜文武群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者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以下不得與其與者裁製一冬皆就及明各服以迎駕于是科道爭諫不納詰旦上還自宣府是日文武羣臣皆曳襪大帽鸞帶迎駕于得勝門外中官預傳上意具綵幃數十綵聯數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乃備羊酒白金綵幣手紅

焚夾子稱賀上戎服乘赤馬佩劍來邊騎攢擁遙見火毬起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道左叩頭上下馬坐御幄間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捧菓榻毛紀擎金花二稱賀上飲畢顧云朕在榆河親斬首鹵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頓首謝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時大雨雪百官迎駕者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其出上御奉天門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寇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是日復幸南海子尋還賜文武羣臣銀牌于左順門

一品重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文其上曰慶功五
采飾之貫以朱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
給事中御史四兩鏤文其上曰賞功貫以青組賜畢
各被以紅簪花次第出先是羣臣具綵幃賀儀其出
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銀如其數翰林官無賀不與
賜
乃復幸宣府衆諫不納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上
還自宣府
十三年四月上幸昌平詣諸陵祭告畢遂幸密雲時
民間競傳欲括女子歛財物以克進奉所至遞匿獨

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
此必奸徒矯詐藉以惑人者百姓各安業非有府部
撫按官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
執思義送詔獄令法司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得旨
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
上駐蹕大喜峰口招來朶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
等納質至關宴勞畢還京
初上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科擾侵盜巡
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勳逃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
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面

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囚繫于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詔獄太皇太后發紉時上親奉梓宮帥百官衰絰徒步送至得勝門外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臨祭上戎服馳馬觀之

遣太監蕭敬傳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并肅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卽寫敕與他威武將軍者上自稱也是日左順門羣臣泣諫不納旣又敕諭加鎮國公爵以報其勞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輦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上駐蹕大同立券買總兵葉椿第爲總督府居之奪

都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爲酒坊。且爲之榜曰官食。亦立券買而皆不予。直曰官家房。

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克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餼廩之。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賚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上不知也。

乃封右都督朱彬爲平鹵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食祿千石。世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旣誘上再巡邊。與寇遇。幸不覆軍。上欲自耀武功。乃假重。兩人親爲定爵名。馳救下吏部。封之。兩人亦自以爲功。偃然。

受焉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偶于衆妓中。遙見

色姣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

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

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

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

解。江彬諸近侍皆毋呼之曰劉娘娘。云。

上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乘馬腰弓矢。衝風戴

雪。備歷險阨。有司具輦以隨。亦不御。至是還宣府。闔

寺從人皆疲憊弗支而上不以爲勞也十四年二月上自宣府還文武羣臣具綵幃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外如前儀是日先駐蹕外教場親簡閱所獲首鹵衣仗然後入乃賜內閣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道官銀牌花紅有差上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率百餘人禮畢幸南海子夜分還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上嗜飲嘗以杯杓隨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復預備

餅噐故所至輒醉醒卽復進以爲常

忽降手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傳旨禮

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

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

像供獻香帛祈福安民又諭工部今南行巡狩宜急

修黃馬快船以備用

修迎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是時乾清坤寧大工未

完工部執奏當暫停不聽

上決意南狩羣臣憂惶無所出翰林院修撰舒芬武

選郎黃輦車駕員外郎陸震等皆抗疏極諫于是醫

士徐鏊以醫經養生之理諫諸部相繼諫乃下鞏震
詔獄而令芬等一百七人罰跪闕五日每日自卯迄
酉設官校巡視迄則令各堂上官領回日滿以聞時
有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跪端門外衛士詰之
答曰至尊若出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且英當
隨駕自分遇變必死與其死于外孰若死此遂自刺
其胸衛士奪刃得不殊下獄鞫治法司承彬指以妄
言擬斬詔杖之六十遂死聞者哀之
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停
止諸臣留駕之罪且上疏極留上怒下詔獄掠治復

降旨敘等十人并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
鏊俱荷桎梏罰跪闕五日日滿以聞既而諸行人司
官余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文輅等三人又上疏
極諫俱下詔獄掠治并罰跪五日如前例一時朝宁
如犴狴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
乃杖郎中孫鳳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外各三十以鳳
及陸倬張衍姜龍舒芬爲倡首特調外任永不用餘
各奪俸六月杖時中官以斥已各奮怒予重杖呼號
之聲徹于中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旺死焉又杖
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周敘林大輅徐鏊等各五十

爲民謫戍瘴地餘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
間陸震余瓚何遵林公輔等相繼死共十有一人
宸濠反傳旨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殺巡撫等官
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卽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
邊兵征勦以待郎王憲率戶兵工部屬各一人隨征
以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朱暉掛平
賊將軍印俱克總兵官假以節制其平鹵伯朱彬左
都督朱周隨駕南征
命禮部上大駕親征祭告禮儀上服皮弁乘革輅備

六軍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及禡饗軍牙六纛之神乃
親征頒詔發駕京師

是日韞撫王守仁已擒濠捷聞匿不使下

駕至保定府駐蹕張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與
巡按御史管糧道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其善
飲與爲藏闔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手中闔于地
令符拾之罰符飲數瓢頽然上復大笑
旣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
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都御史王
翊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因休翊謂上意不測明日

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爲珣也
江彬從傍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爲動時太監
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旣復
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格鑑泣愬
上前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
語塞而退上巡幸所至有客德且不爲左右所誑如
此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
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
爲信過蘆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

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
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
外從官無知者旣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湖廣
叅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行

九月乙卯值萬壽聖節文武百官各遙賀于奉天門
外是日過德州不泊而行諸從臣亦于舟次望拜之
上復至臨清數日始南行

十一月過濟寧又過徐州上御龍舟自濟寧順流而
下至淮安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楊第時巡遊所至
捕得魚鳥悉分賜左右凡受一鱗一毛者各獻金帛

爲謝至是漁清江浦累日
南京山東河南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車駕戎
服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
索旗牌官考縛郡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
自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總兵鎮遠
侯顧仕隆稍不爲詘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
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致詰或
稍拂之輒捽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
冬至文武群臣行遙賀禮是日上在清江浦扈從及
撫按等官各稱賀于太監張揚第中

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
命羈管朱寧于臨清

上至寶應漁于范光湖

十二月朔至揚州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選民
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且矯上意刷處女
寡婦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乘夜
奪門出逃匿門者不能止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
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不愁去頸耶瑤不爲動徐曰
小官抗上意分應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
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故以告非敢抗也經怒稍解

揮使去。經乃密覘寡婦及娼優家。夜半遣數騎促開城。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燭。光如晝。經乃率官校徑入所知家。梓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搜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寄尼寺。住有饋。恚不食。死者瑤覓其家人收殮去。自是諸婦家相通。多以金贖免。惟貧者悉收入送總督府。

上自以數騎獵揚州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此數出。獵大擾。賴劉姬諫而止。獨總兵神周矯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乃括居民百餘人。克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獐兔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道潦不果。

上欲于南京行郊祀禮。以緩班師之期。大學士梁儲、蔣冕累疏諫。乃止。

所至禁民間畜猪。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

漁于儀真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渡江至南京。祭南京太廟。如常儀。

工部奏浣衣局所養婦女甚夥。歲用柴炭至十六萬。觴今再請增給。許之。以是時巡幸所過。其閱選婦女多留浣衣局故也。

十五年正月立春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魏國公徐備尙書喬守等復稱賀于行在所上挾劉姬遍幸諸佛寺敕繡大旛旌蓋及佛幔經懺等遍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某與夫人劉氏施用二月駕宿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或謂江彬蓄不測故爾爾時有物如猪頭墮于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滿壁纍纍一若有人頭掛于上者八月江西俘濠至上令設廣場戎服樹大燾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復置械受俘

詔班師

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燾之神上漁于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遂自瓜州濟江登金山復南渡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次日再幸入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因問文獻通考是佳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皇言問幾何冊對曰六十冊問此間書更有多于此者乎對曰冊府元龜校多凡一百二冊命俱取以進又明日飲一清第樂作上索筆製詩十章賜一清命一清和之一清呈詩上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有

所獻上大悅
自鎮江還再宿望江樓至揚州遣朱彬祭旗纛之神
于蕃釐觀
撫按等官設慶功宴其儀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
一綵聯百疋其餘折值以進
復漁范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繩
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過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呈進賀功金
牌并花紅綵幃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時有司預治
故尙書金濂第以俟臨幸上乃止濂第

重陽節競進菊花

經山陽縣學入視廊廡諸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
資治通鑑出

還至清江復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自汎小舟漁于
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
遂不豫

十二月上將還京先命禮部上獻俘禮儀上常服御
奉天門鐘聲止請上乘輿作樂登午門樓陞座樂止
鳴鞭訖文武百官朝賀遂獻俘獻訖退
乃奏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

督府平鹵伯朱彬等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揮方略將宸濠等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捕乞明正其罪上批着論功行賞卽將宗遠等獻俘于闕下會鞫以聞

初上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啣尾而行嘗欲放之湖以待自擒衆諫乃止至是處置如寘鑄例令自盡揚灰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其所俘首級亦標白幟懸于竿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乃以凱旋詣南郊再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遂大漸

西河合集

後鑒錄

卷一

洪武年賊 陳未定 唐賽兒 宣德年諸賊
 夏旭 葉宗留 鄧茂七 黃蕭養 藤縣胡趙成
 劉千斤 李鬍子 寶龍峒賊 石城土達滿
 四

卷二

河北賊 劉六 劉七 趙風子等 四川羣盜 劉烈
 藍五等 方四 廖麻子 喻老人 江西華林東
 鄉靖安大帽山諸賊 桃源洞 萬年縣新民

卷三

橫水左溪桶崗三寨 洞頭寨 彬桂賊 馬平
 賊 王堂 山西青羊山賊

卷四

海賊良璠 田斌妻 師尚詔 廣東賊張璉等
吳平 曾一本 大足賊 萬羊山賊 回種
巢賊 撫民 林活梁 梅堂劉汝國 天啟年
諸賊 艾山賊

卷五

李自成

卷六

張獻忠

卷七

海賊劉香老 顧榮 廣東山賊 山東賊李青
山 袁時中 劉超 徐陽蕭之賊 河南諸寨
許都 湖南天王寺牛寨猴寨高僚源紫僚源
諸賊 河上孟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王培生公載 昂天翻扶上較

後鑒錄一

自古治政失而莠民起世鮮淳悶則負乘致寇何代
蔑有然大抵開國草昧不過如東海呂母瑯琊子都
之屬而迄乎既衰黃龍白波因運竊發流漫漫淫稍
費驅殄卒未有初起探丸既成斬木而國家大命即
于此櫟榆如有明二百餘年間者或謂全代規模定
于創始成祖尅意繕塞整軍飭旅窮邊絕幕其神明

區畫全在乎是。故終代雖多邊患，而究不以是喪其國步。至若中原小寇，藐眎不問。卽末樂初年，廬陵縣民嘯聚，劫殺第敕都督韓觀諭使散去。而大寧桂林諸盜，其屢降屢叛如韋香等，已經兵部叅奏尚降敕部院以爲天下無事，不當用兵。故廣東賊鍾均道自建文時弄兵，延至末樂，譌傳已死而唐賽兒餘黨名爲撲滅，究之賽兒翻未授首，貽謀不靖，遂致卉毒。故遷延一十七朝，萑苻草竊涓涓不絕，而其後頓成江河之勢，成敗之相形分于畸重，然乎否與夫安邊禦寇原與軍政相表裏。明初兵力在邊而各省衛所半

係召募行軍之際，僅屬之都司職掌。凡布按以下，輕爲弁官，不肯相下，而一當無事，便置若疣。贅都司本非干城，卽衛所武士皆無紀律，步伐可當禦侮。雖新設巡撫，互相筦轄而行，移體統間又多齟齬，故盜賊起卽易聚而聚卽難散。縱其後勢不得已，或間用禁兵而旣而禁兵亦弱，卽間用邊兵而旣則邊兵亦弱。夫至邊兵弱而事不可問矣。且邊兵弱則邊事倍亟，雖力足勦賊亦左支右吾不能兩用。况乎其本弱也。然而正嘉之際，盜賊尤劇，兵力之弱見于此。時顧卒能遏絕亂略，以返于清平時，則咸寧新建葦實克勘。

之則豈非明之多盜賊以明之無兵而明之亡則又以明之無人也與昔建溪謝給舍作後鑿錄大抵輯明代治盜始末定爲爰書以示鑿戒語曰前事者後事之鑿蓋致寇得失正有國所宜鑿也予少丁喪亂往往承故老舊聞由闖獻而上遍採二百餘年間所記羣盜彙積成帙將以備史文之擇而承乏編纂頗見搜錄則殷鑿在前毋庸再諱因仍存故本而襲以給舍所錄舊名曰後鑿錄亦曰夫猶是當日之爰書焉爾

洪武十四年程鄉縣羣盜起南雄侯趙庸帥兵擒斬賊首僞萬戶饒陸海等一百五十人其年冬延安侯唐勝宗帥兵討衢處溫山賊擒賊首吳達二葉丁香及其黨四千八百人盡殲之嗣後有何迺有高福興田九成僧人李普治皆能殺知縣抗官軍攻城略地然隨起隨滅此皆洪武年驅除後初起之賊末樂初有龍溪民陳末定負險爲寇略傍縣累歲不能制知縣劉孟雍以計掩獲之雍南昌人他賊惟鍾均道爲劇然出沒無定形或云鍾道死至十八年而山東有唐賽兒唐賽兒者蒲臺民林三妻也兒時能刻紙爲人馬使

戰鬪自號佛母預言成敗事頗驗往來益都安丘卽
墨壽光諸縣相煽誘奸民董彥杲爲號召諸衆得五
百人據益都卸石棚寨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
敗績都布按三司遣人招撫卽殺招撫者未樂十八
年上敕安遠侯柳升勦之賊詐遣乞降云寨中食盡
且無水升往據東門汲道而賊夜西出襲官軍營殺
指揮劉忠升急追擊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而賽
兒竟遁賊黨賓鴻攻安丘官軍不能敵有備倭都指
揮衛青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行奮擊敗之賊將
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

餘人生擒四十人皆斬之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
其專制掙出之青不爲屈而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
亦擊賊于諸城殺賊盡上乃下升獄而令捕賽兒久
不獲慮薙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盡逮山東京
尼及天下婦女之出家者先後數萬人後果于尼中
捕得之初賽兒夫死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
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
能用之至是捕得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
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兩足
俄皆自脫遁去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

死而賽兒不知所之。深陽人錢質死而復生。見李老君曰：子福人也。可以圖大事。遂聚眾反。宣宗命襄城伯李隆捕斬之。其他宣德年諸賊前後討平者有慶遠韋敬曉、青田陳才、末新蕭彥真、會昌朱南政、南鵬及妖僧李臯等。夏旭與隣人爭田，格鬪為飛瓦，所中大怒，呼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官役捕之，殺官役。旭求豐人末豐縣丞，以百人往諭，不聽。且執丞撻之而醉，以酒縱之歸。其語丞自稱都督，指子弟曰：是皆指揮官。宣德九年，上聞奏曰：此狂人耳。遣刑部侍郎魏源諭之，而令

都督任禮率禁兵五千隨其後。曰：假僞強者，繼以兵。旭果僞強，兵隨至，故匿其精銳，而以孱卒攖其前。旭笑曰：是紙人馬耳。忽精兵自後排柵入，縱火。旭從烟焰中鼠竄，被縛梟于市。

慶元葉宗留曾於正統初與麗水陳善恭盜福建寶峰場銀坑，有司捕治不獲。至十二年，遂大聚眾掘少陽坑數日，計所獲裁給口食，棄去。復率眾之雲山，徧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更往政和掘少亭坑，亦如之。乃慷慨謂其徒曰：以吾之眾，即攫金于市，何所不得。乃至疲絕，壑捐生命，給此口食，豈吾數百

人中無一人宜富貴者哉。遂掠政和縣而還。慶元號名得數千人。拜龍泉良葛山人爲教師。教以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日益衆。乃攻下建寧府。殺參政張瑛。橫據車盤嶺。諸險官軍無如何。其明年福建沙縣有鄧茂七者。本江西人。亡命入福建。至寧化。依豪民陳正景。聚衆數百人。反。先是巡按柳華檄州縣嚴什伍保甲。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甲長。嘗偕人田例輸粟主家。茂七獨令田主來領粟。去田主訟之。官官令縛茂七。來茂七不受縛。乃下巡檢勾攝之。茂七殺官軍。并殺官軍之追捕者。烏合數萬人。自稱

閩王。與陳正景劫上杭。還攻汀州。正景爲推官。王得仁所殺。而茂七黨盛不可制。乃據松關。劫商旅。陷光澤。邵武。順昌。諸縣。會福建叅政宋彰倚中官勢。貪黷民不堪命。尤溪蔣福成反。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遂同劫州縣。至延平。御史丁瑄遣同知鄧洪帥官軍勦之。盡殲官軍二千人。丁瑄乃遣使招諭。約免死。茂七笑曰。吾未中死法。而煩預爲我免之。何也。殺使者。據延平之沙縣。更稱剗平王。設官屬。而御史張海初至延平。統兵四千人往勦。至雙溪口。道隘。賊二十人伏村店兩傍。俟兵過。且盡有都指揮。後殿將。至賊

伏猝起舉排柵塞路縛都指揮前驅不得返遂殺都
指揮及從兵數千人前驅還禦賊登山拒衆喊而下
官軍大潰乃進攻延平都指揮范真彭璽俱戰死御
史以聞上乃召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聚陳榮討賊
張楷師至浙浙撫請楷先擊葉宗留而後入福建乃
陣斬宗留楷未知也時陳榮亦戰死楷入延平會茂
七破泉州殺知府熊尙初勦久無功詔寧陽侯陳懋
爲征南將軍統保定平江二伯及都督尙書太監等
合兵進討亦不利張楷乃陰致賊黨黃琴羅汝先爲
間諜誘茂七攻延平設伏挑之佯敗賊乘勝渡浮橋

薄城關廂伏發礮作合擊之大敗茂七中流矢死斬
其首露布以聞餘賊猶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與女賊
廖氏僞號女將軍者聚後洋廖氏歐寧人妖淫善劍
尤驍捷初以禦賊被鹵爲伯孫婦至是亦出戰平江
伯陳豫指揮王鉞勦獲之賊平張楷乃班師經浙復
勦處州賊陶得二麗水賊陳鑒湖等皆誘降急詢葉
宗留所在始知前陣斬緋衣者卽宗留也先是宗留
據車盤時得二以數千人歸宗留而鑒湖與宗留同
爲鑛賊殺叅議竺淵忽與唐其等四百人以紅袿裹
首奔附茂七得二攻處州殺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

僉事王晟副使陶成而鑿湖掠福浙江西諸境殺都
 指揮吳剛都督陳榮知縣鄧顥推官王得仁指揮龔
 禮卽楷所統兵如鞞鞞回回諸勁旅皆以征二賊殺
 傷殆盡至是宗留茂七死用間諜誘之始歸命籍其
 黨凡九千餘家男女各二萬餘口後景泰改元侍郎
 孫原貞以福浙界多盜請析浙界麗水青田二縣置
 雲和宣平景寧三縣而增福界置永安壽寧二縣
 黃蕭養 每冲鶴堡人也以行劫械都司獄中踰
 年所臥竹 衆咸異之曰此瑞徵也時同禁
 重囚數百 一蕭養陰相結賄獄吏飲酒得

攜物出入禁稍疎遂藏斧燭鵝中內之而伏其黨獄
 門外至夜脫衆囚械出之斧破獄門大呼內外響應
 如數千人者劫軍器局得兵仗挺而走諸司各壘石
 拒門不敢動遂開城出奪船屯于縣東之潘村近萬
 人正統十四年八月圍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以
 醉戰舟中溺死而都指揮僉事王清從高州來援至
 沙角尾水淺舟膠賊載柴小艇若魚鹽者伴避賊奔
 逆近舟清問賊何在賊從柴中應聲曰在是遂縛清
 以刃脇之跪廣州城下使呼啟門千戶錢惠出城頭
 罵清賊移清跪他所呼如前惠又援弓射之賊誚清

無用殺清賊初起無械至是得官軍火鎗諸器勢益振據五羊驛為行殿偽稱順天王改元東陽署其徒都督指揮等官乃以舊叅議楊信民有德于民廷議遷信民撫廣諭諸賊賊已約降而信民驟死詔遣都督董興出勦益以廣西江西兵賊圍城八閱月方造雲梯呂公車將攀堞上而援兵適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占時曰進兵夜見城星墜南岸軾喜曰破賊必矣遂逆于大洲頭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流矢死梟首其餘偽總兵五府都元帥慶國公會賢等百餘人大誅惟黃公龐南窺引山猺海寇為

亂陷欽州降于交趾董興駐廣以不出禦遣都指揮杜信與戰死之叅政謝祐副使項忠復遣指揮張通出戰亦不勝于是以王翺總督諭撫鞫縻而自翺而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隨撲隨熾及韓雍大征至用兵二十餘萬而其禍始息當是時去蕭養之死已十七年矣

天順四年八月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遇革造妖言構集山賊攻陷諸縣治燒劫官解殺鹵諸軍民佞商縛竇家寨巡檢而解其印廣撫葉盛統叅政范信副使雷復都指揮韓瑄指揮張錦王銘諸官兵擒斬

成等三十三人賊平。鄖陽大盜劉千斤以成化二年反，先是鄖地多山，逋積盜，明初鄧愈以大兵勦元世山賊，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正統中歲飢，民徙入不可禁，久之至數十萬，千斤在其中，千斤名通，河南人多力，手舉西華縣治門石，獸重千斤，因號千斤，曾住房縣與妖僧尹天風往來，已有密謀。而是年石和尚即石龍與劉長子苗龍苗虎者，刑牲將舉事，千斤遂要之同反。踞大石廠樹黃旗，拜石和尚為謀主，攻掠河南南陽間，西至漢沔，東至蘄黃，皆散據其地，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

署將軍元帥諸官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乃先分兵由間道出賊後，而後以大軍臨之，賊數萬迎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勦，大破之，生擒劉千斤暨苗龍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陣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所獲賊屬子女計一萬一千六百餘口，馬畜無算。而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既而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而石和尚復西出，燒劫巫山大昌諸縣，殺夔州通判王楨，復張甚，圭遣叅將喜信指揮張英誘長子縛石和尚降，磔之，遂班師。其後餘黨有常通王靖張石英張剛等六

百餘人皆以次就擒而李鬚子敢烈
 李鬚子新鄭人名原寓居葉縣從劉千斤及千斤敗
 鬚子與王彪走免糾合餘賊小王洪石歪脾往來南
 漳內鄉渭南重號名飢民至數萬人偽稱太平王立
 一條蛇坐山虎名號官軍戰不勝成化七年都御史
 項忠全李震進討先張榜招飢民使棄賊自歸而後
 調水順保靖土兵大殺賊擒李鬚子于竹山縣餘黨
 俱俘斬殆盡其招集飢民得檢籍出山者共九十三
 萬八千五百餘口而溷處賊中俘斬者無算忠遂以
 多殺被謗其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其略曰昔修

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僞置松滋
 縣于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僞置南
 雍州于襄西之側其既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
 于襄陽此前代處置流民之成法也今之流民百倍
 于昔而鄖陽曠土當湖廣河南陝西之界深山大谷
 所在曠聚今使聽其近縣者附藉遠縣者設州縣以
 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而流民皆齊民矣都御
 史李賓上其說而北城兵馬吏目文會復條上三事
 一則荆襄地饒流民附籍則給以土田一則流民襍
 處防禦恐疎當鎮以軍衛一則鄖陽上游地廣山僻

當多設府縣於總隘之處以互相統攝上命都御史原傑經略其地且盡採諸說行之乃開設鄖陽府置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以處流民得九萬六千餘戶兼設巡撫而割竹山地置竹溪縣割鄖津地置鄖西縣其在河南則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南名桐柏伊陽三縣而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以商縣爲商州使所插流民各有屬

寶龍峒賊楊輝者羅劉寧餘黨也劉寧攻程鄉爲官軍所殺而輝逃安遠聚衆數萬于嶺北界上時征大藤峽官軍遠調不及勦因而愈大副使毛吉曾以勦

賊有功於成化改元降旨凡有賊地方救吉同總兵巡撫三司督調官民人等相機勦捕其領軍官員有不聽調遣者得逕問治而巡撫以下謂吉副使任過重忌之凡前後調遣故不應吉自料民壯并附近所兵得千人而海康縣知縣王騏請從遂攻破寶龍諸峒搗其巢且追殺餘賊于雷廉惠韶諸處至雲岫山以深入無援騏戰死吉遂遇害然賊亦勦盡廣州民立祠思之曰可憐雲岫山

土達滿四故元平涼衛萬戶把丹孫也洪武中把丹來附授平涼千戶散其部落于開城諸縣號土達成

化初李來毛里孩犯塞土達李俊者畏其殺略獨以羊酒奉李來李來喜賜之馬俊遂心動致仕都督張泰畜牧鳴沙洲土達張把腰偷其畜泰聞于巡撫而縣民迺徭者匿滿四所巡撫并下吏檄平涼指揮滿壽捕張把腰滿四而滿壽者滿四侄也相持倉皇間會參將劉清新到官指揮馮傑歛土達金錢爲餽官儀李俊率歛頭悻悻到四家惡言激四使劫壽爲亂四遂劫壽殺其衆號召土達于成化四年六月奔石城石城者唐吐番石堡城也去平涼千里在萬山中四面斗絕無徑懸繩而登山西頂平可容數千人而

環以墻墻高二三丈顧乏水山隙有石甃可汲甃當棧道棧外築小城護之前臨危坡高數仞如拱壁者而凡山面背左右悉築城高二丈五尺各留小門僅容一騎環城皆亂山形甚惡昔人所稱石堡險固非數萬人勿克者滿四嘗圍獵至此羨其地又先此曾掘地得前代行帥府印以爲瑞至是據之滿四名招賢王李俊名順理王攻固原李俊戰死劉清自靖鹵來戰不利四益糾隆德靜寧會寧諸土達至萬人巡撫陳价與鎮監黃泌寧遠伯任壽合都指揮邢瑞申登率各衛軍往攻戰于城下復不利殺傷指揮王震

等二百餘人。遂命副都項忠都督劉玉都指揮夏正發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并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共五萬往討。未至陳价，任壽者耻已之敗，而又忌項忠與延綏兵得專其功，適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先至，即邀琮自固原趨蔡祥堡。夜二鼓，軍壘甫定，比曉即出兵去石城十里，賊數千出迎，請降。有軍校馮信知兵，言于陳价曰：「賊叵測，然我軍力疲未足，戰不如姑聽彼稍休。徐議攻討。」吳琮叱不可，遽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出。時尚無兵仗，持木梃鬪。官軍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价欲

自殺，左右救免。時賊截靖寧掠奪，甘肅糧運聲言窺陝。項忠至，并救陝撫馬文升，協勦先于營外，得賊書求宥罪。長居石城，衆知爲詐，乃圖其山谷形狀，分七路進兵。忠與文升劉玉屯中路由莽金佛溝進，延撫王銳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成由墨城子進，副將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賊迎敵延綏兵失利，毛忠先登奪諸峰要害，斬獲甚衆。忽中流矢死。朝議洶洶，忠文升合計日夕戰，賊窘賊素信神，神降曰：「戰決于今日，勝則利，不則斃，不勝賊。」

大懼請降忠但納滿濤而餘不許賊猶豫復上山請
戰忠乃劫賊將楊虎狸為內應解所束金鉤賜之遂
擒四後賊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進戰火敬走時
滿四從子滿能寂驍捷與俱忠追捕詢之賊黨滿洪
洪云火敬與能入青山洞忠用火燠之俱就擒遂剗
平石城勒石壁紀功而還寂後篲帝山賊毛哈喇亦
賊黨張幕薦居越一年官軍勦擒之伏誅

毛翰林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王珊瑚玉較

後鑿錄

正德四年畿南盜起時逆瑾用事瑾欲盜亟靖分遣
御史甯杲殷毅薛鳴鳳于天津真定徐淮諸處專事
捕盜例御史出巡無家口至是許攜妻以滅賊為限
鳳鳴至歸德挾守備會飲聚娼歌舞詔謫為徐州弓
手毅在天津不事事獨甯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
捕獲無虛日每械盜入真定用樂部前導饒吹金鼓

不絕于耳。遂進杲。僉都仍捕盜。先是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穿窟穴。同時劉六劉七李隆楊虎齊彥名邢老虎輩皆附之。內官多文安人。茂善賂隣。有北墳張氏為太監張忠族。茂謬為已族。兄事忠。嘗因忠家人入豹房觀上。謁鞠意自得。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窘為求解于忠。忠置酒私第。名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耳。無相阨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爾毋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及寧杲至。惡之。密遣巡捕李主簿伴為優人。彈琵琶入茂家。具得其奧。突率驍健就家。

掩擒之。鉄折其兩股。載歸。餘賊走乞忠。忠與谷大用為請于上。將下赦。而瑾家人梁洪索金不訾。劉六劉七相顧謀須轉劫近境以足其數。會楊虎燒燬官廨。發覺六七知事敗散去。涿州州官慕其能。名六七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賞之。或勸瑤并絕禍本。二人聞颺去。杲仍圖形捕二人。抄其家。繫纍其妻子。二人窮蹙。會瑾誅杲。亦被劾。二人邀楊虎走附畿南。盜白英招其黨。攻破安肅縣。劫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旬日間得衆數千。而于是有趙風子。趙風子名鏐。霸州文安縣增廣生也。有力任俠。好大。

言類風狂者因號風子劉六攻文安鏐率妻子避賊
立水中賊拽妻出水將汗之鏐怒挾巨石撲殺二賊
仍拽妻立水中劉六至壯之說使降鏐心動與弟鏞
鎬謀曰今當勉爲賊固已但毋爲人後吾先聚百人
應之與之角立倘事成可指名也於是號名得五百
人與六七會河間指揮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不能
勝賊受風子教弟颺忽去來無常處使官軍奔命凡
得民間馬一日夜馳數百里捷如颺風而官軍馬少
卽有亦不能窮馬力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
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

馬中錫統禁兵出戰而本兵何鑑奏禦盜事宜請築
城濬隍選補軍餘錄民間武勇勿使資盜而鄉村覈
保甲團練且設兵隘口防其奔逸其所條奏俱鑿鑿
可行而偉統袴縱賊中錫書生主招撫翻致大訐自
河間會後連攻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及深冀開
定諸境大肆殺掠遂從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
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所過無不下者乃分賊
爲二趙風子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名河南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名山東賊然縱橫莫定
所破畿南山東河南南直諸府州縣反覆蹂躪有一

縣四五至者所至輒下如無人然大抵賊俱起畿內恃馬力馳驟不佔城郭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居前呼噪衝突聽其勝敗以爲笑樂然後自飭其精騎覘勢進退莫可控揣且官軍利賊賂多縱舍指揮桑玉嘗遇賊文安村賊失隊六七匿民家高樓欲自剄玉故徘徊有頃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劔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賊至矣六七控弦出射數人去何鑑劾中錫與偉被逮是時諸賊破棗強縣殺知縣段豸屠戮寂慘乃命伏羌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侍陸完討賊而以邊將許泰邵永等聽

大用節制時劉七將窺京師駐霸州許泰迎擊之賊敗諸軍追擊至景州鑿橋賊大劔公路奔竄將趨渡小灘河北而保定都司田彬指揮趙文出扼之敗績副將李瑾遇賊于蒙山亦敗績賊復逞楊虎趙風子得我軍神器盈甲及蟒衣兩人遂披蟒控馬列仗陽陽過泰縣風子爲下馬題詩而去先是賊破武定時傍縣皆下惟樂陵知縣許達善守禦設伏殺賊賊畏之上擢達僉事兵備武定至是賊從泰安濟寧而南歷破州縣燒運船劫倉庫執主事王寵淮安知府劉祥都指揮潘翀指揮陳鵬靈壁知縣陳伯安以及虹

縣虞縣知縣皆被執始釋而屢過武定不敢近于是聚白龍王廟將渡河武平衛百戶夏時扼之楊虎溺死賊乃推劉三為主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改名懷忠稱副元帥立五軍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而劉六等覘谷大用毛銳駐臨清復擁眾至霸州將以十二月朔伺車駕出郊宮省牲犯蹕賴何鑑密畫得不犯當是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趙風子邢老虎凡六渠各相約分掠以牽制官軍而官軍當之輒選蠕雖前後報捷不下數十萬而指名諸賊無一殄者毛銳既衰老屢敗而谷大用擁兵觀

望不敢戰甚至銳臨陣奔逃失所佩將印而大用蔽之不為罪其邊將冒功如江彬白日殺冀州民三十三人以當賊級而莫之敢問是以賊日橫而軍政日益壞劉三與風子攻陷上蔡商水西平舞陽葉縣諸縣殺知縣霍瑄王佐唐天恩等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等而屠其城然後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以漸入南境嘗破寶縣僉事孫盤賚黃榜撫賊風子復書曰羣奸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斬奸佞之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羣奸故其破泌陽以不得手刃焦芳為恨

取芳衣冠被庭樹斬之而發其祖父母棺骸至鈞州以馬文升家在鈞引衆去其假義如此七年春命遼東巡撫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統延綏榆林兵勦賊澤大陳軍容責諸將退縮顧軍政論行法建燾鼓行而前諸將皆惕易匍匐請自効遂敗賊于河西縣斬二千級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風子奔鄆陵由新鄭鄭州至滎陽汜水偃師與劉三會河南府總兵馮楨戰死乘夜奔汝水復犯汝寧入潁州朱臯鎮官軍追勦之前後斬獲甚衆賊乃渡河溺于河者五千人風子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至桐

柏略馬爲知縣李聚所敗而總制彭澤督官軍敗風子于六安州斬獲四百餘追至定遠應山隨州連敗之仇鉞又敗賊于光山賊奔六安追至七里岡又追至桐柏時邢老虎病死李鉞爲劉七所殺張通陳翰皆降而劉三被射自焚土地坡爲官軍截首去獨風子走德安嘆事不成行至應山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乞糲其鬚髮懷度牒與真安渡江入江夏唐虎店晚飯爲武昌衛軍人趙成所擒而六七彥名屢敗于邊將李鉉將北竄陸完調許泰郤未成釗連破之賊乃由文安而下至宿遷掠邳州之泃口集遂由贛榆

過郟城復過呂梁總兵劉暉邀擊之敗賊于勝縣又
敗賊于郭家庄殺獲數千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
復敗之將奔海套陸完帥大軍與遇于古縣集時宣
大鐵騎咸集合圍諸軍奮勇擊斬首二千三百殺傷
三千有奇俘獲百餘賊衆殆盡而六七彥名獨挾騎
三百潰圍走乃復由靈璧而西踰棗林渡邳騎能屬
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棄馬登舟復
得七百人駐兵武昌殺湖撫馬炳然爲湖北官軍所
追風起檣折劉六死于水獨七與彥名仍糾水寇自
黃州九江湖口彭澤以及安慶太平儀真鎮江所過

殘滅陸完乃統諸將下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等將
截海口而七至鎮江或泊通州之狼山或屯常熟之
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臯咸被流劫
乃復自通州泝江而上犯江西諸境復下通州游獵
每謀自通泰登岸復還山東而揚州官軍拒之乃復
自海門而上泝蕪湖采石凡三過南京莫敢抗又謀
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忽復自湖口九江
而西寇南康迤邐斬黃光固間謀登岸北行又不果
乃復還泛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
完諸軍集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將

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返鎮江進掠常州殺知府李嵩還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留仇鉞駐鎮江而調劉暉邵未以舟師趨江陰賊率衆移攻通州暉復擊之賊入船是日颶風作賊狼狽甚復登山暉乘夜三鼓與邵未任翼竝進軍聲震天賊披靡走山巔憑石垣控險鎗矢瓦石雨下暉未奮身前期以必殲皆戴盾膝行手施礮弩且上且戰奪其垣賊墜崖奔竄有下山趨船者船隘不得入暉反身逐崖下百矢齊發劉七投水死彥名斬首龐文宣李隆被擒先是風子見獲時

有楊寡婦賊與劉七以百騎寇利津僉事許遠擊敗之殲其騎于楊二庄而寡婦竟遁至是賊滅索寡婦所在不及李隆解京獻俘與風子同訊午門云蒙山楊寡婦爲楊虎所鹵留其營虎死入劉三營三死與棗強小趙氏宿遷路氏安肅楊聰明隨諸賊展轉南徙獲于隨州螞蝗村今見在俘中寡婦固未嘗隨七卽七是時亦未嘗寇利津然後知向之所爲劉七楊寡婦者皆冒其名而假焉者也然則賊勢亦張矣風子曰凡吾爲此本欲斬佞臣數人而不能也後論平賊功封谷大寬爲昌平伯大寬者太監谷大用弟

陸未爲鎮平伯永太監陸閭弟餘各陞賚有差
四川舊多賊先是成化中有廣安王未以行劫爲鎮
巡所撫復不悛大劫攻掠城僇殺人發蓋藏而後
招之不得同時趙鐸者德陽人家貧貸錢賂知縣求
本縣陰陽訓術知縣受其賂而不之與鐸益貧不能
償所貸會怨家徐貴告鐸通賊縣捕之鐸曰作賊如
王未尚不能捕何通賊之有遂殺捕反一時羣賊如
天澗溝楊贊漢川僧悟昇花溪陳煥章連山河黃鶴
子皆從之流劫銅陵內江及漢川德陽遷延至荆襄
所至莫禦僞立趙王及安將軍席評事諸號殺知州

柴良知縣劉宣上遣給事中童軒撫諭軒儒者遍歷
賊巢慰諭賊率黃應高等流涕示心腑名與飲食給
券賊忻然有就撫者然率領券及安撫榜帖藏衣間
爲護身符公然行劫軍民無如何未幾殺都督何洪
指揮楊瑛始命襄城伯李瑾帥京營兵討之而鐸已
先爲龍州土兵所殺于是斬餘賊蔓延未斷自正德
四年起至九年止其在川東北爲藍廷瑞鄢本恕廖
惠在川南爲方四曹甫廖麻子喻老人而劉烈爲首
劉烈眉州人匿保寧山中爲盜自稱舉人嘗劫漢中
鞏昌還詐傳已死所至人相驚他盜多竊烈名字官

軍圖其形捕之懸重購至二千金官千戶終不可得
烈死藍五起

藍五名廷瑞與鄒本恕廖惠家保寧嘗拾古棄印山中怪之未幾又得一劍以爲瑞因名瑞而與本恕謀作亂號名得十萬衆自稱順天王稱本恕刮地王惠埽地王流劫鄖漢夔保新寧通巴諸處川撫林俊初請勦未報賊大誑乃遣尚書洪鐘出討賊鐘徘徊漢中與俊指畫多不合值廖惠破通江俊率官軍暨狗獾石砧士兵督戰賊大敗走至龍灘河半渡又擊之斬八百餘人溺死者六千有餘惠擒廷瑞本恕遁

仁壽方四爲同里王克備耕冒姓王避楊友之亂與江津曹甫遁於石阡之龍坪爲土官所逐無聊遂爲賊時重慶賊曹弼先有名人稱二曹賊二曹賊皆與廷瑞合曹弼寇綦江殺僉事王景廷瑞寇營山殺僉事王源獨曹甫者以元旦酣飲爲林俊所襲連破五營斬甫方四遁廷瑞乃大招流民從漢中入寧羗州遂攻略陽徽州成縣破其城殺千戶侯爵百戶瓦剌舍人郭玘等勢復振而曹弼敗死時上切責鐘令赴保寧與俊等合勦而廷瑞復自鹽亭劫柳邊驛殺百戶賈雄及茂州知州汪鳳朝遂破梓潼魏城劍州殺

劍州判官羅明及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當是時方四
 已流入貴州與別賊任鬍子喻老人合至萬人已陷
 婺州龍泉坪焚烏江屯寨御史陳鎬調永順保靖土
 兵征之不利廷瑞趨江油將與之通而官軍邀之還
 漢中值鍾與俊督大兵追勦而未順土舍彭世麟進
 聞之陝西界上會食竭賊出告世麟請還川聽撫世
 麟以告俊俊未應陝撫藍章在軍中遽令世麟護賊
 出陝境唯唯賊易之臨撫不至約曰待之東鄉金寶
 寺當至屆期復不至及至依山為營廷瑞本恕居營
 中不出見第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安插或臨江

市駐其衆常出見鐘許諾未幾復曰請以官為質而
 後見鐘不得已遣漢中府通判葉賢質賊營于是使
 人來言曰可見矣然先之以本恕本恕至見畢去然
 後廷瑞陽陽來請見見則肆甚其言不可聞見畢逕
 去且降且劫翼日劫松樹壩官軍見不平殺劫者賊
 遂殺所質葉賢而焚其屍會廷瑞欲奔畏世麟詐以
 所擄女子為已女請結婚世麟知其詐陽許之
 密白之軍門且定期邀廷瑞送婚宴廷瑞廷瑞辭以
 疾鐘俊囑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來赴廷瑞乃帥
 本恕王金珠二十八人同時至至則伏兵盡擒之賊

大潰鐘俊遣諸路追勦擒斬及溺死不可勝紀而廖
麻子遁初方四合任鬻子麻六兒寇綦江官軍敗之
追至東鄉搖擄壩又敗之賊乃從貴州還寇四川而
廖麻子與之合時俊憂賊勢聯屬將復盛急遣降賊
周大富招之不得而川撫高崇熙以方四家仁壽取
仁壽賊屬入營撫四四殺其族屬不聽撫俊乃統副
使李鉞督諸將分兵爲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進驟
襲賊殺任鬻子追奔三十里斬首千級生擒方四妻
妾翼日賊還擊奪妻妾去遁思南境上會俊與中軍
不合乞罷許之蜀人哭送俊攀援不得而賊乃復逞

攻梁山殺主簿時植并其妻至南川江津賊王長子
應之破江津縣先是方四寇蓬州制府遣副使張敏
詣賊營諭撫而張敏被執贖歸至是洪鐘以被劾名
還乃命左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指揮
閻勲出勦已調土漢軍將戰而川撫崇熙憾土兵擾
民原有賊脫髮軍截髻土兵又加刺之謠恐從此大
征民益不堪乃于八年正月間兵未出時仍誘廖麻
子聽撫遣副使張敏于開縣臨江市買田宅安置賜
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而賊反大誑執敏屠殺
數百人時土漢兵悉罷遣無如何澤乃奏請急調延

綏寧夏慶陽固靖諸邊兵合得三千人方議勦民重
被賊害而邊兵之擾民者且十倍于昔于是逮崇熙
及敏以不俟朝命罷兵褫冠帶下獄鎮守三司掌印
官皆戴罪殺賊而賊已遁誅逾半載矣澤乃統諸將
力勦成都衛軍餘范藻覘賊勢作亂先平之而方四
奔婺川爲僉事馬昊所敗變姓名潛行義官李清掩
獲之送于官廖麻子奔羅江闖勦追及于劍州之青
林口賊棄馬登阜俯而戰勦射之傷土把王臣以鐵
爬擊仆斬首麻六兒赴水死獨喻老人從金堂出奔
陳珣擊之于富村老人降旣而復遁或曰陣斬之于

竹木溝或曰老人善隱形臨戰墮于竹木溝遂不見
以爲遁云時尚獲他賊駱崧祥雷伯定等
初江西建昌有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而其後遂
有桃源洞賊洞連餘干樂平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
險有王浩八者爲庫吏盜銀亡命據其中得衆數萬
人僭號署官正德五年陷安仁縣巡撫王哲參政董
朴合兵三萬討之不利指揮秦勳與通判楊奎皆戰
死乃起右都陳金以便宜統各省鎮巡及三司官以
下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進勦
而是時南昌有華林之賊撫州有東鄉之賊南贛有

大帽山之賊

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鹵署府事通判姜榮家屬而
叅政吳廷舉僉事戴敵勦靖安臨江諸賊皆失利會
廣福流賊二千人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叅政
趙士賢知縣申惠索贖勢大訐獨廣東程鄉賊張士
錦寇贛之安遠副使王秩通判徐珪購鄉民之與賊
通者擒士錦以獻賊遁正德七年廷舉始破華林賊
于蓮河寨參議徐蕃都指揮陸湖士官岑猛岑塗始
破東鄉賊于熟塘南壕赤岸蔭嶺諸處然而華林未
平而東鄉則生擒賊首徐玉五揭瑞一等陣斬一萬

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
十五棚東鄉盪盡惟大帽未下是役也口兵功居多
然而殺鹵有難言者

大帽山賊以張時旺黃鏞爲首攻瑞金縣殺知縣萬
琛贛撫周南拒戰于龍牙擒時旺而義民林富追黃
鏞鐵坑斬之指揮金堂等又破其六寨斬二千三百
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八人而賊尚未靖

華林敗後賊黨尚衆有羅光權者更招集流散置十
六寨復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按察使王秩副使周
憲知府李承勳進勦前後敗賊于局州貴塘之間進

拔仙女寨踰雞公嶺擒斬合數千人遂薄華林時勦
之三四年不靖意在速殄而周憲信諜言謂賊飢疲
可乘勝撲滅遂深入爲賊所執遇害而其子幹以援
父戰而死承勳乃陰招賊帥黃奇者置帳中令散諸
賊衆而入爲內應至期承勳挾岑猛至山下選衆五
百人銜枚登山賊營鼓三下鼾睡黃奇拔重柵導衆
入明火五百人奮刀砍內應者夾擊噪而馳賊潰亂
不知所爲斬五千餘人蹂踐死者無算華林遂平而
羅光權於是時跳去復不可得
陳金進兵搜大帽山獲賊何積欽并劉斌陳鳳球等

俘斬一千七百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廣且險可
容十萬人夜聞金刀聲吐飲桃源洞賊王浩八將往
據之陳金督兵遇其隘賊不得入乃遣董朴吳延舉
等各分據險要而抽日兵驅其後毒弩蹶張破竹而
進已斬賊首殷勇十鄒成七等而浩八狡甚捲所有
罄賂士官遁去沿途棄老穉婦女殆盡行且餓至貴
溪境得一飽轉掠徽衢間而日兵驕甚金藉其力不
能制且上下皆厭兵遂因賊乞降許之號曰新民議
設縣以居奏請立東鄉爲縣隸撫州并立萬年縣隸
饒州插新民其中金乃復討華林賊斬賊首羅光權

及其黨胡念二等華林亦平。謂自此可無事。奏聞。陞
賞而浩八復叛。破萍鄉縣。吳廷舉禦之。被執。不敢害。
留賊營。三月。出之。金乃被劾。以副都俞諫代勦時浩。
八劫弋陽上饒。衆復踰萬遂入浙。開化鹵執同知楊
磐等死者甚衆。總兵李鈇統兵禦之。而章仁者故石
埭生員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至是在賊中。降
賊茹七知之。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賓遣茹七統二百
人且勦且撫。而茹七叛去。縱兵大略。執安仁縣官氏
二女將汙之。不屈死。已而茹七復乞撫。撫已復叛。守
臣不以聞。臨川民陳琦連章入奏。謂賊不盡滅。不已。

于是仍命勦時賊。已在浙都指揮白弘。湖州知府黃
衷。軍馬金鎮。叅將李隆。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嘉興
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萬餘。衝馬金。破中軍。
執白弘去。衷僅以身免。復衝華埠。不動。文定乃整軍。
擊敗賊。追至孔埠。斬賊首汪十二等二十餘級。李隆
儲珊由昇口搗其巢。斬一百七十級。遂乘勝夾攻。隆
當其前。文定扼其後。復斬四百級。而江洪以深入。被
執。然賊勢已衰。踰壕嶺。遁還江西。仍乞撫。且挾弘。洪
爲贄。按察使王秩許之。令知縣龔淵等送之。桃源復
叛。縱兵大略。時建昌千戶鄧俊戰于七公鎮。暴雨。休

兵賊回擊殺俊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而俞諫與李鉉胡世寧高賓吳廷舉各分道進攻出賊不意大破之俘斬千計浩入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擒獻之他賊奔玉山者爲知縣陳覽所獲奔桃源者爲李鉉吳廷舉所獲賊衆略盡李鉉乃還鎮餘千而萬年縣之變作

初插新民王重七胡念二等于萬年縣雖曰聽撫實懷異志其所置胥吏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聞而副使李情復嚴酷衆益憤惟憚李鉉未敢發鉉卒賊乃殺縣丞馬環于菱塘燬公私廬舍遂殺情及督捕指

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秦碧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無算而于是桃源東鄉及江西諸縣賊俱復發乃推右都督劉暉代鉉討賊暉未至而胡世寧已誘擒樂庚二陳卯四斬之參將桂勇亦先獲茹七獻俘暨暉至乃合諸將平萬年賊及臨川桃源大池以至萬斛峰犁壁山諸寨傍及建昌豐城高安諸縣令地方官所在搜擊賊幾盡而宸濠方謀逆窩之陰藉爲用名曰寨民于是人爲謠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爲民至濠以寨民反而王守仁起兵卽用寨民力攻之濠滅其禍遂息于是人復爲謠曰黃河有時清寨民

